

【成就宣传】

中国光伏风电产业何以领跑全球

——中国高质量发展透视之三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戴小河)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3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其中,风电装机3.89亿千瓦,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一;光伏发电装机4.7亿千瓦,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

全球第一,已成为“风光”产业的亮眼标签。我国为何能后来居上?

领跑全球“风光”无限

轮毂中心高度达152米,叶轮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足球场大小,每年发电量超6600万千瓦时,能满足3.6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电。

这是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7月19日在福建海上风电场并网发电。这一机组是我国风电装备制造能力的集中展示。遍布整机的数百个传感器和激光雷达,可感知温度、湿度、风速等信息,数字化跟踪机组的运行状态,还能通过机组智慧“大脑”,进行角度和功率的调节。

这些年来,我国风电快速发

展,从陆地到海洋,不断突破环境限制,一架架“大风车”迎风转动。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杜忠明说,当前我国风电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明星”行业。

天津滨海新区长芦盐场里,一排排蓝色的光伏组件架设在水面上。这是不久前并网发电的世界单体最大“盐光互补”项目——华能天津海晶“盐光互补”电站,每年可产出15亿千瓦时绿电。

在内蒙古,全国首个“风火打捆”外送新能源大基地项目——华能上都百万千瓦级风电基地6月30日并网,标志着中国华能新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随着云南耿马老95兆瓦光伏、青岛曹城山49.8兆瓦风电等一批项目并网发电,国家电投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6亿千瓦,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企业……

从西北沙漠到东海之滨,从高山峡谷到低地平原,一排排光伏板,一台台风机持续并网发电,……按照规划,到2030年,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光基地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55亿千瓦。

关键技术自主突破

当前,我国光伏风电产业实现了由“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巨大跨越。

回望产业发展历程,用“披荆斩棘”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国新能源技术创新经历了引进国外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阶段,通过国际合作快速缩小差距,博采众长,最终实现赶超。”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说。

作为世界最大风力发电企业,国家能源集团1994年建成投产的新疆达坂城风电场,拉开我国商业化运营风电场的序幕;2010年江苏如东30兆瓦海上潮间带试验风电项目,推动我国风力发电从陆地迈向海洋;2011年安徽安来大型低风速示范风电场,促进大量低风速资源的开发;2017年投建的南非德阿风电场,被誉为金砖国家能源合作典范。从陆上到海上,从高速到低风速,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国家能源集团是风电行业发展的缩影。

“行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掀起一轮轮的创新热潮,涌现出隆

基绿能、晶科能源、通威股份等后起之秀。”隆基绿能总裁李振国说,技术创新是光伏行业不断前进的核心动力,特别是电池转换效率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光伏行业转型升级的“主赛道”。

国家的统筹部署,有力推动行业的起步发展,激发了技术创新活力。

李创军说,目前我国风电领域在机组大型化、漂浮式风电等方面实现对国外先进水平的反超,大功率机组主轴轴承、超长叶片等关键部件不断取得突破。晶硅光伏技术持续迭代,自主研发的钙钛矿电池效率达26.1%,刷新世界纪录。

近10年来,风电项目单位千瓦造价从8000元降至4000元左右,光伏发电项目单位千瓦造价从12000元降至4000元左右,降幅分别约50%、70%。

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大

在产业政策加持下,光伏风电市场近10年来一路高歌,大量资本随之涌入,行业发展迎来黄金阶段。

“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和

需求,产业政策因时因势利导。”杜忠明说,以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核心,产业政策使光伏风电的商业化加速成熟。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性的提高,补贴资金逐步退坡,为风电6次、光伏8次降低上网电价,最终实现平价上网,起到了“扶上马、送一程”的作用。

步入平价时代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政策又发挥了“定盘星”作用。2019年5月,我国正式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划定平价时代新能源开发的最低规模,保障了需求的基本盘。

科技部门与部分地方政府也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部分企业在发展初期资金短缺,科技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给予大量帮助,助力我国企业短期内超越国际同行。

针对当前新能源发展的痛点,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21项具体政策举措,着力打通制约新能源跃升发展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项目立得快、立得稳、立得好。

斐济一些人士和组织强烈抗议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新华社苏瓦8月20日电(记者郭鑫惠)

近来,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一些人士和社会组织对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强行推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达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据斐济媒体报道,团结斐济党领导人萨韦纳萨·纳鲁贝日前表示,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将给斐济人民赖以生存的太平洋带来严重影响。斐济社会服务委员会执行主任瓦妮·卡塔纳西加表示,太平洋不是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垃圾场”。这场斗争已不仅仅是关于核污染水的物理性排放,“我们是在为太平洋岛民的尊严而战”。

斐济非政府组织人权联盟发表声明说,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染水的计划侵犯了太平洋地区所有人民的人权。此举将对“海洋生物以及依赖海洋资源的亚太地区人民的生计构成巨大威胁”。声明敦促日本政府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斐济青年组织“未来世代联盟”本月初发表声明说,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有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持久破坏”。有关核污染水处理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基于科学的证据,必须优先考虑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敦促日本寻求其他解决方案,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其核污染水。

尼日尔军政府称将在3年内完成权力过渡

新华社阿比让8月19日电(记者郑扬宇)尼亚美消息:尼日尔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奇亚尼19日晚发表电视讲话,称将在3年内完成权力过渡。

他说,尼日尔军政府为此采取紧急措施,邀请各界人士在未来30天内共同商讨、制定权力过渡期的基本原则和优先事项。尼日尔军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话,集合各界力量“为新的宪法秩序奠定基础”。

奇亚尼表示,尼日尔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完全尊重民众选择政府的自由。

7月26日,尼日尔总统卫队部分军人扣押总统巴祖姆。当天深夜,政变军人代表在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宣布成立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解除巴祖姆总统职权,由军政权接管国家事务。

多措并举 守好群众增收“钱袋子”

——河北涞源灾后重建一线见闻

新华社石家庄8月20日电(记者杨帆、苏凯洋、田策)“明天先把猪场中间的墙砌起来,再把管道尽快恢复。”18日,记者在河北涞源王安镇芦草湾村采访时,村支书龙连潮正在和养猪场的技术人员商量灾后重建工作。

这座养猪场位于芦草湾村南部的山谷,包含两个大型猪舍,其中一间猪舍被洪水拦腰冲塌,大部分场区被淤沙填平,30多头猪料受淹。

涞源县乡村振兴局局长龙艳

春介绍,涞源在脱贫攻坚时期实施了以肉鸡养殖、生猪养殖、黑木耳种植为核心的“两养一种”产业帮扶项目。此次暴雨洪灾中,涞源县共有17个乡镇、277个村受灾,受灾人口超过6万人,产业帮扶项目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洪水过后,芦草湾村的村民迅速展开自救和重建工作。“村民和养猪场工人用了十余天时间,清理了周边几公里的道路,把30多头受淹饲料运走。目前,场区每天都

要做两遍防疫消杀。”龙连潮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养猪场每年能为芦草湾村带来20万元左右的收入,为72户脱贫户有效兜底。王安镇党委书记刘元昊介绍:“镇里积极协调保险公司,赔付资金已经到位。受损猪舍也启动维修,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村民参与工作。”

记者在乌龙沟乡小庄村走访看到,村民们正在养猪场清淤消杀。村主任李帅说:“灾情发生

后,村两委干部就开始组织村民进行救灾排险和恢复重建工作。”

重建工作中,乡村两级组织30余人对养鸡场周边道路、护坡进行加固,并及时联系龙头企业对养鸡大棚及设备进行整备维修。目前,县里已争取对口帮扶企业援建资金,助力养鸡产业复工复产。

涞源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胡卫静告诉记者:“近一个阶段,我们一方面针对受灾重点村、重点

人群逐一展开排查,建立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台账,一方面着手加强对脱贫户的产业帮扶,及时补栏补养,并制定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措施,认真逐一落实。”

“灾后重建过程中,涞源县将全力推进扶贫产业复工复产,用好国家、省市各项政策支持,确保脱贫群众稳定增收,让群众感受到增收发展的希望。”涞源县委书记王燕说。

夕晖

探访母亲出生地

□ 李坤鸿

母亲仙逝已10多年,她是1926年出生的,如果健在已近100岁高龄了。母亲的身世十分坎坷,也充满传奇。作为她的儿子,我也年逾古稀,但一直没到过母亲出生的地方——广东台山公益镇,心里一直挂念着。

兔年初夏,应森辉老表邀请终于成行。我和老伴、小弟等一行从茂名开车经过阳江、开平市区,然后再转道往山市公益镇。由于都是高速和高等级公路,一路畅通无阻,200多公里的路程二个多小时就顺利到达。由于森辉老表在家乡做的好事多,人缘好,我们一下车,便有族人和村委干部等候迎接。公益镇位于山市北端,镇政府驻公益埠(初名宁海埠,1909年易名公益埠,寓意“公共得益”),与开平市水口镇隔潭江相望。

母亲的出生地在沙冲乡均和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小河两岸绿柳成行,青翠欲滴,土地平坦开阔,

风景秀丽。不远处一座水泥桥把两岸紧紧连接起来,听说是森辉表哥筹资建的。小河两岸大都是崭新的楼房,有民居也有厂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随族人走到母亲出生的房子门口,举目望,原来是一栋二层青砖结构的老房子,房子上爬满了青藤,现存只有一厅一房二间,面积约四五十平方。房子的西南边与邻居相连。我们从西门进入房子的小厅,感觉空间较狭窄,光线显得有些昏暗。从小厅往东走有个小门,门外有个露天小院,看样子很久没有人打理了。从留下的断壁残垣可以看出过去应该是房子,由于年久失修现已杂草丛生。

面对这些老房子,我陷入沉思。屈指算来这些房子应有近百年历史了,可以说是饱经沧桑,但感觉并不很落后。经了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方临海且平坦,台风较多,加上过去常有盗贼出没,所以人们建

房时都比较讲究。如果是有钱人家大都建成碉楼,既可居住也可防盗。开平和恩平分散立于田野间或路边的文化遗产——各式碉楼就是从前匪患猖狂时,一些比较富裕的人家修建的。是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其特色是中西合璧的民居,有古希腊、古罗马及伊斯兰等风格,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母亲祖居就是在这种环境和状况下建成的,宁愿建小一些也要坚固耐用。但不管怎么说,近百年来能建这样的房子也是不错的了。

走出祖屋,外边是一片草从,我们找了个合适位置以母亲祖居为背景留影纪念,然后跟着族人漫步来到北侧小河边。在那里,熟悉过去情况的人们都抚今追昔,感慨沧海桑田。森辉表哥更是触景生情,给我们回忆母亲过去的点点滴滴。母亲有六姐妹,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她是最小的,小名金养,意为贵生贵养。母亲自小聪明伶俐,逗人喜爱。但现实生活给母亲开了个大玩笑,不但没贵生贵养,反而生不逢时,苦不堪言。1938年外公仙逝,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那个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为了逃难许多家庭失散。那时母亲才十二三岁,与一个姐姐结伴逃难。在逃难过程中姐妹失散,母亲便一路乞讨度日,受尽欺凌,被人贩子先后拐卖多次。最后被拐卖到开平,后又拐卖到新兴,第三次被拐卖到肇庆都城(郁南),最后拐卖到了高州一个地主家里做奴婢,遇到在地主家做工的父亲后结为夫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生活终于相对安定下来。

离开母亲出生地,心潮久久不能平静,这难道就是母亲应有的命运吗?如果……但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现实。我们应为自己生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感到庆幸和安慰。

给母亲洗脚

□ 王健

十多年前,我从电视上看到“给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广告内容很短,但意义却很深长。

在农村,每到节假日,我都会给母亲祝福。但不像城里人一样对母亲大声说:“妈妈,我爱你……”这样的话,我们始终喊不出口。参加工作后,我经常从城里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生活的一些习惯,早晚记得添加衣物,要用温水洗脸洗脚等等。电话中母亲像个听话的孩子,“嗯嗯……”回应了我,千里之外母亲给我的信息总是那么高兴那么兴奋的样子。

然而,去年春节,母亲硬朗的身体,却突然患上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这消息如晴天霹雳,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母亲在附属医院化疗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又跟我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母亲跟我聊天,帮我剥花生,给我讲解放前的故事……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跟母亲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了。我给母亲洗脚,刚开始时,母亲是不情愿的,说她自己能自理,不用为她操心。经过我连哄带骗,最后同意了。

我一边给母亲洗脚一边听她讲故事:“小的时候,我给你洗脚,整个家里七口人共用一盆洗脚水,因为当时我们屯里交通十分闭塞,吃水困难,用电困难……”说话间,我已把母亲的鞋子和袜子脱下了,让双脚慢慢浸入温水中……

母亲的脚很瘦小,脚底部还生着许多老茧。这些老茧,像一道道岁月的沟壑,刻印着母亲劳作的痕迹。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母亲的脚,从上到下反复搓洗着,并用手轻轻揉捏。经过一番按摩的搓洗,母亲的脚才逐渐温热起来。

母亲的脚是单薄的。在乡下,母亲是勤劳力是一家之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母亲背着我们走出大山去读书去

工作。而她自己一个人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十亩自留地里来回奔波。她单薄的双脚,踩过旧岁月,走进了新时代,享受到21世纪新农村建设成果。

“今天的社会,一切都在变化。你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交通也越来越便捷快速了,从我们老家到城里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母亲兴奋地说着,看了看我,开心地笑了。她的笑打乱了我的回忆,我“嗯”的一声再把母亲的脚放入水盆中,才发觉水盆里的水有些凉了,我急忙又加点热水,继续给母亲洗脚,搓揉着……过了一会,母亲的脚洗好了,我拿起干毛巾把母亲的脚擦干。

在养病期间,我每天给母亲洗脚,她的四肢舒展了起来,渐渐适应我给洗脚的习俗。每次给母亲洗脚,我都会找些话题跟母亲聊,一起忆苦思甜,一起谈着“小鸭子的故事”。

好景不长。半年后,母亲病情开始恶化,第二次去医院化疗时,母亲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不幸又患上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症”,对家里人谁都不认识,也记不起我是她的儿子了。我每次给失去记忆的母亲洗脚,都在她不乐意或不高兴中收场。

后来,母亲身体真的扛不住病魔摧残了。在白雪的日子里,带着她无尽的牵牵挂挂走了,享年92岁。现在,我回到老家,在老屋的墙壁上看见母亲的遗像,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往外奔涌,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深切人心的悲痛。母亲走了,我们的许多记忆再也找不到了。当我对着母亲的遗像大声喊:“妈妈洗脚……”回应我的只有空荡荡的老屋深巷回音了。从此,在我的世界里,永远看不见母亲讲着“小鸭子”的故事了。



雨后的惬意 □ 青云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